

人文大師下午茶 · 蔡英俊教授 「個體、自我與想像：文學研究與 當代知識語境的開展」

時 間：111 年 5 月 10 日（二）14:00-16:30

地 點：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 2 樓多功能空間

主 講 人：蔡英俊（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主 持 人：林啟屏（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與 談 人：陳英傑（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林偉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謝薇娜（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柏正（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建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亭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許嘉瑋（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何維剛（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朱先敏（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錢瑋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記 錄：朱怡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並由蔡英俊教授審訂。



圖一：蔡英俊教授（前排右三）、林啟屏教授（前排右二）與青年學者合影

陰雨綿延的下午，十位青年學者與一位人文大師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裡，分享知識的饗宴，如此的場景與中國古代賢士於竹林中清談，倒有幾分相似，總關係著知識、思想的碰撞與交流。這番意境恰與此次活動主題「個體、自我與想像：文學研究與當代知識語境的開展」呼應——古典文學研究者如何藉由「個體自我的涉入」與「想像」穿梭於「古典」和「當代」之中，並為當代的知識走向指出一條有意義的道路，且聽蔡英俊教授의分享。

一、「個體自我」與學術研究

身處於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要面對兩個不同層次的「語料」，一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相關材料及其議題，一是當代知識語境可以提供的相關概念及其解析方法。傳統中國的敘事方式偏向總括的意見、總和的體會，需要更精密地解析才能瞭解敘事背後深刻的意涵。「解析」因著當代知識語境的生成，恰好能提供各種不同的方法。因此，研究者的「個體自我」如何涉入「古典」與「當代」，將牽引著古典的解讀，同時反映當代環境，並指引未來知識的走向。

何謂「個體自我」？蔡英俊教授在此次活動演講中，將它限定於當代古典文學研究場域中熟悉的概念——「抒情自我」與「敘述自我」。蔡教授提醒，要瞭解「自我」需要透過「關鍵詞」、「觀念史」等方法，方能展現出它不同的觀照方式，「抒情自我」與個我感受、感知框架有關，有別於倫理學上的「敘事自我」。「敘事自我」和傳統「抒情自我」如何互動，既是古典文學的研究背景，也是重要的研究材料。

蔡教授強調古典文學材料從未間斷過，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除了古、今以外，尚有中、西文化的脈絡要辨別，這是作為當代學者對於當代知識應有的敏銳度與認知。因此，在接下來的演講中，蔡教授亦將透過古、今、中、外對於「自我」的概念做對照說明。

二、當代人文學者的挑戰

蔡教授與他同輩學者的研究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著重於確立古典文學學術研究上的性質、價值及自主性。至於當代整體的研究氛圍及指標，蔡教授認為聚焦於學術評比的客觀性與可共量性，以及跨領域對話的可能性。身為當代古典文學研究者要如何回應時代氛圍？如何與外界溝通？皆成為重要的問題。

關於學術評比牽涉整個高等教育與研究環境，如何去設立不只是「量」的評比，還要能夠做「質」的說明與分析，這是目前人文學界一直在努力的目標。蔡教授提醒，政治社會的力量一直是牽動學術發展重要的因素，某種意義來說「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的口號僅是遁詞，雖然多數人文學者不欲蹙渾政治操作，但實應花費一些心思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去推敲其中的線索。

當代的優勢學科是從電腦資訊、生物學所開展出的科技和研究，這些學科深刻影響「人」的認知理解模式。人文學科要如何去配合優勢學科的發展？蔡教授舉 AlphaGo 戰勝人類棋士，說明科技的設計為單一目的。人類棋士要贏一盤棋局會受到各種環境因素、五感等干擾，但這種干擾顯現出人類的存在並不服務於單一特定目的，人在面臨不同處境時會做出不同的反應，這些反應展現出了人的影像 (image)。蔡教授指出人文學科探索的面向，圍繞在「人」身上，即對於自我跟群體的理解，人文學科應當在優勢學科發展的路徑上，去聚焦、引領這些科學家關注有意義的問題和材料，並提供更多相關的知識、訊息，以及參與討論的詞彙用語，否則我們也將機械化、異化，而淪陷於無窮盡的科技發展之中。

三、跨領域對話的啟示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艾力克·肯德爾 (Eric Kandel)，在其書《啟示的年代》中不斷強調生物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知識統合。蔡教授藉由此書的重點提要，提點青年學者們如何去關注不同領域的知識內容。

肯德爾說：「腦科學一般是要將有關人類心智裡面抽象哲學與心理的問題，轉譯為認知心理學與腦生物學的實證及經驗性語言。當研究領域是自然形成聯盟時，對話最可能成功。」蔡教授強調，自然科學是為了找出**原則性**及**實證**的道理，然而，人文學科卻不是原則性的，即使歷史上每個王朝的盛衰看似有規律，實則各有其盛衰的原因。這正是人文學者應當介入之處。因此蔡教授鼓勵青年學者們多閱讀自身領域之外的知識，尤其腦科學等方面，從中尋找一些問題，即使不見得能開展出偉大的研究，也可鍛鍊腦力！

四、「抒情自我」與「敘事自我」

回到「個體與自我」的概念，蔡教授說道「個體與自我」的出現有其對照的脈絡。舉中國古典文化而言，魯迅提出魏晉時代是一個「文學自覺的年代」，我

們應該要注意何謂「自覺」？它是相對於什麼而言？余英時先生曾提出魏晉的個體意識崛起，乃是相對於漢代經學強調倫理秩序的「群體意識」而生。進一步追問，魏晉之人如何表達「個體」？於是私人往來的書信、描繪人模樣的畫像、人物品鑑相繼出現了。蔡教授提醒，當我們在思考自我、自身的問題時，不要忘了去思考其對照面、自我與對照的距離尺度。

在當代古典文學研究場域中，「抒情自我」和「敘事自我」即是一種對照。如果以創作的過程來談「抒情自我」，指的是事情發生後，經過回憶、反思進入情緒反應之中，以此心境作為呈述的樣態。而所謂的敘述自我，以英國倫理學家麥金泰爾（A. MacIntyre）《德行之後》來說，他認為自我在現代生活中被割裂成許多層次，在不同情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們不要求一個本質的我，可以應用在生活中不同剖面。因此，敘事自我即在呈現每一件事情背後的動機和意圖，並給予充分的說明。敘事自我也可以看成人際關係的互動，面對生活中許多關係網絡的衝突與協調，我們要找出更多的線索來回應特定視角下發生的原因。抒情自我於抒發心境的剎那，其實也是多重自我的發生，只是它最後凝聚在某一個時刻。

魏晉之人面對戰爭、疾病的動盪不安，乃至於近代中國亦是如此。這些時代變動交替的時候，正是新的自我意識崛起之時，人類在變動中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安放自我。而蔡教授也提醒，晚清關於自我的研究還未得到妥善的梳理，值得關注。

五、對照的眼光：現代性「自我」在歐洲思想史中的發展

當代研究中國古典的學者不只要穿梭古今，還需要做中、西文化的對照，才能更完整地掌握當代豐富的語境。蔡教授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書的內容，說明文藝復興的眼光即透過「發現自然」對照出「自我的發現」。蔡教授指出「自然」的背景存在，才使得「自我」跳顯出來，因此這背景裡頭就有許多問題待發掘與理解。

比較文學常提到中國不容易出現悲劇，即是個體意識與群體意識的拮抗表現，中國人並非作為個體抒發情緒，而是在公與私的拉鋸之中，個體意識才被凸顯出來。因此，中國傳統知識的認知形態是什麼？這是我們回到文本材料進行分析時，應該加以辨認、梳理的地方。

蔡教授繼續藉布克哈特揭示幾個文藝復興書寫的面向，這些是「發現自我」具體的表現：詩歌對人類心靈的描寫、傳記寫作的進展、對地方人民與城市的

描述、對人物外貌的描述、對生活動態的描述等面向。這些關涉到文藝復興時期作家的身分認知，也是現代性自我身分與認同概念的浮現。有英國學者認為現代性的自我，在中古時期展現在人與宗教拉扯的過程。因此，在歷史中我們找尋不同的參照點會產生不同的自我定位。

在文藝復興之後，蔡教授又舉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一書，說明泰勒為西方近三、四個世紀以來所謂的「現代性身分（認同）」的發展歷程中對於人「主體性」的理解，也就是人作為世界行動中的一個主體，這跟抒情的主體有些差異。泰勒對「主體性」的界定包括內在感、自由、個性，以及根植於天性與自然的定位中人的存在。換言之，現代性身分認同的根源來自於人複雜的情境之中，包含內在性與日常生活的外在性，如果不能釐清，也就無法把握現代性自我的全貌。

六、當代自然科學如何論述「自我」

結合上述提到的內容，包含跨領域、當代知識語境等，蔡教授以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意識究竟從何而來？》一書來介紹當代心智科學、生物學是如何論述「自我」。達馬吉歐認為意識的進程，從普遍的「原我」形成當下的「感覺」，再形成「核心自我」，核心自我是關乎生物體和對象之間的關係，最後形成「自傳體的自我」，這種「自傳體的自我」是綜合過去的自我表述及預期未來的自我成長所形塑。另外還有一個「性靈我（或稱精神我）」存在，屬於一種高層的社會人格，也就是同理心發揮的依據。所以達馬吉歐想透過生物基礎去找到這些哲學、道德向度表現的根源。蔡教授鼓勵各位去閱讀這本書，參看他如何分析，或許可以得到豐富的啟示。

七、對談摘要

人文大師下午茶的精神在於「傳承」，對談時間由十位優秀青年學者提問，並請蔡英俊教授回應，大致可分為三種面向的問題：

（一）中國古典文學在當代臺灣主流社會的處境

陳英傑首先提問：主流社會不見得能理解古典文學的價值，即使是中文系本科的學生，也難與古典文學產生共感。那麼究竟古典文學的價值為何？而許

嘉瑋也有類似的困惑，他提到應徵教職時發現外界對中文系的定位與中文學者的自我定位有落差，除了校方期望中文系老師能夠具備非常寬廣的跨領域能力、社會型態價值的單一化，以及年輕學子感受力缺失等種種問題浮現。

蔡英俊教授認為前者牽扯到當代臺灣的時空環境，漢語語言系統中所承載的文化和歷史要如何被認定、接受？在這個時代裡，語言之於我們的重要性還沒有被挖掘出來，我們只是將它當成工具使用。如果漢語仍為我們所使用，其所牽涉關於語言書寫、文化、歷史的教學仍是古典文學研究者的部分責任，這其中的價值亦需透過轉化來呈現。這不只是學門內的問題，其實是整個世代的一般讀者及下一代都將面臨的問題。另外，感受力的貧乏來自文學教育的匱乏。文學教育不見得要建立在古典文學之上，但是感受力的教學可以取材於古典文學中。文學教育即是透過語言的掌握來理解世界，中文學門如果要作為知識教育的一環，我們的定位在哪裡？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關於「自我」與「想像」

林偉淑提問：明清之際，或任何末世、時代交替之間通俗小說的作品怎麼表達人存在的現實感？蔡英俊教授引徐復觀的話「清代文人把許多知識的脊椎都拿掉」來予以回應，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晚清知識階層的唯一出路是回到科舉，此間的回歸與鬆動即透露出端倪。

謝薇娜的研究關注於 19 世紀的歐陸漢學，這些研究往往需要依靠想像力去彌補文獻所留下來的空缺，請教如何看待「想像」的問題？蔡英俊教授藉由腦科學研究的角度說明，腦中存留的記憶，這些影像具有支配性，會影響感官知覺活動的狀態。每一次回憶，大腦亦會不斷填充新的東西進去，美感、審美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產生。我們僅能透過這些影像的解析去盡量還原、尋找相對應的物件。

劉柏正認為以過去研究狀況來說，抒情自我跟敘事自我反映在文體上的差異，未來我們要怎麼結合和開展？蔡英俊教授強調他提出敘事自我，傳統中如何接受另一個傳統，需要從生活挖掘其中的想像。

陳亭佑就自己較為關心的議題發問：中國傳統文化出了抒情以外，「用典」也是重要的概念，因此提問「用典」跟「抒情自我」的關係？蔡英俊教授打趣地問：「你做古典文學就覺得自己整個人都是古典的嗎？」用典和抒情自我的關係，關乎古人自我身分的認定與傳統文化的內涵，即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三)關於未來的研究趨勢

陳建銘提問：若循著「自我」、「自然」等關鍵詞的脈絡尋找下一個關鍵詞會是「自由」嗎？蔡英俊教授回答，確實下一個關鍵詞就是「自由」。古典文學中的「自由」跟現在的「自由」怎麼談？人的身分界定裡面，主體性內含自由，才具有個體，才能談論他的未來。

朱先敏則根據演講內容，進一步提問如何汲取自然科學的知識化為我們研究的一部分，同時仍能把握原本人文學科的精神？蔡英俊教授認為，先從跟古典文學較為相關的內容下手，例如今天演講提到的腦神經科學對意識、感覺的分析，從此去開展。

鑑於蔡英俊教授為六朝研究大家，何維剛和錢瑋東不約而同詢問六朝研究的趨勢，乃至於古典文學的研究趨勢。蔡英俊教授笑著說，這不是正式會議場合能夠指示出來的靈感，並開玩笑道也許下一次下午茶的舉辦能夠漫談這樣的話題。